

雍正剑侠图

第一回 避严亲畏罪走他乡 入深山穷途遇剑客

清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在北京京南的霸州城城南童家村，有一个人姓童名林，表字海川，年方一十八岁，相貌魁梧，秉性刚直，纯厚朴实。他生平有一样古怪的性格，不诺寡信，若有人失信于他，绝不与之交往。另有粗糙过猛，也是其劣。家有严父童怀，慈母杨氏。外有叔伯兄弟童缓，因无所依，遂一处同居。他们住东村口第一家，房数椽连场隔院，良田五十余亩，虽非富户，然亦称小康；虽不是诗书门第，总算勤俭人家。一家四口，颇称相得。外有长工、月工。

是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兵归甲库，马放南山，海晏河清，万民乐业。要是在村庄上，无非是农务，春种秋收，提篮撒种，半年忙，半年闲。当时不少地方农闲时，一些青年子弟，在家无事，各家恐其效尤，差不离儿的村，均要请武术教师，带领习练。单说童家村，请了一位教师，沧州人，姓李名直，外号人称弹腿李，就在本村场院练习。童林也在其内，练习弹腿，还有青年子弟二十余人。其它拳脚李直也会，但没有真实的硬功。惟有弹腿，是这位李教师的专门。这个弹腿，分为六家师。何为六家呢？分串拳门弹腿，化拳门弹腿，回回门占四家弹腿，共分为六家师。此是少林的绝技，按僧道俗共为六家。《拳经》上说：“南京到北京，

弹腿出于教门中。清真正教实授传，留下弹腿十趟拳。”故六家中为回回弹腿最好，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词：

名师授我十趟拳，术理无穷妙无边；头趟顺步单鞭式，二趟十字奔脚尖；三趟披盖夜行临，四趟称抹步斜纤；五趟攻击力要猛，六趟防腿式单看；七趟双看多急快，八趟须还腿相连；九趟连环须捧索，十趟见弹复周全。后人休笑式法单，拳到临时多机变。

此为回回十趟弹腿。少林弹腿十二趟，即和尚弹腿。道教为串拳弹腿，此为弹腿之根基。为何将弹腿言之凿凿呢？凡练武术，各种拳脚，是皆由弹腿而起。童林乃书中之主角，此谓初蒙之始，故巧遇李直，得弹腿之精华，后遇剑客，方能一学而成。

天天聚练，无奈好事多磨，不料李教师家里来了一封家信，家内有紧要的事务，只得回归故里。这场子一散，各家子弟不少效尤。惟有童林不肯将工夫丢失，仍然每日照常用工，二五更的功夫，仍不耽搁。好在家中诸事有老父照管。清晨在场院练完，必要出东村口，绕北村口，进西村口，回归家内。及至回到家中，早饭已然做熟。乡下的饭，做得最早。每天家常的饭，不过就是玉米面饽饽、熬小米粥，来点咸菜，吃完了也就无事可做了。这一日，童林起晚了一点，将功夫练完，到村外边去，闲遛一趟，进西村口。在北面有三间更房，这三间房子是村中公共所立，专办一切善举及青苗会等等的事。村子里夜间打更的在内居住。所有本村闲散的人、年老的人，无事也愿来此聚坐闲谈，斗斗纸牌，无非是解闷，也没有多大输赢。童林进了西村口，看见更房里面有不少人在内聚谈。童林也时常在里闲坐。今天正走到外

面，众人看见童林走来，内中有一个人走出来，此人姓刘名禄，论来是童林长辈。童林寻常和睦乡里，亲近四邻，人缘很好，人们都爱童林纯厚。这位刘爷往里相让道：“海川，少见哪，因为什么总不到这里头坐？”童林含笑回答：“家事太忙。您一向可好？”说着进了更房，一同落座。刘爷首先含笑开言，道：“海川，你是个没事的人，我们几位今天也闲暇，我们商量斗个小牌，你来正好，咱们解解闷。”童林未及回答，旁边一个答道：“要是斗牌，可得有我。”童林听了，心中有些个不悦。怎么办呢？这个人的品行不好，乃市井无赖，凡是村中阔一点的，没有不怕他的。因为什么呢？

此人姓王，排行在三，小名叫狗儿，外号叫青草蛇。这小子，在村子里边无恶不作。何为叫无恶不作呢？他终日里，在庄子里假充光棍，与人拍头抹血，欺负老实人，踹寡妇门，挖绝户坟，跟未满月的孩子打架，能打个十个八个的。斗疯狗，骂哑巴，骗傻子，这还不要紧。你要是得罪了他，赶到青庄稼正长成了的时候，他夜间跑到你的庄稼地里去。高粱将要收成的时候，他把高粱穗都给你弄了下来，扔到地下。要不然，玉米长成，他全给掰了下来，扔那么一地。他也不要，他是成心祸害人。这还不算，等到秋收冬藏，粮食入囤，柴草上垛，夜里给你弄把火。他那个胎子，身量不高，横下却有。一身蓝布裤褂，白袜子，穿一双踢死牛的洒鞋。这个脑袋的造像，四六旋不出个球来。两道小眉毛，再配一双狗眼，一嘴的食火，两个兔子耳朵。还真蛮横，打遍了街，骂遍了巷。单打单斗，还真打不过他。真要能打他呢？打轻了他不怕，打重了还得料理他。贫寒之家，

惹不起他；真有势力之家，好鞋不踏臭狗屎，没有那么多的工夫理他。

童林是何等的人物，岂能看得上他！又不好得罪他，常言说：能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童林笑道：“三哥，您若愿意斗，让您！我还真没有工夫。”青草蛇一听，把眼那么一翻，嘴一咧，道：“嘿！海川，你不斗牌，你是多心我。”童林赶紧含笑道：“三哥，您愿意斗，我还喜欢和您来。没有您我还不来。”王三冷笑道：“是呀，那么咱们四位都是谁？”刘爷答应道：“有张二爷，咱们四家不好吗？”张二爷道：“咱们把前后窗户都摘下来，过堂风凉快。”大家说道：“对！”王三道：“海川，你上炕里边去，靠着窗台面向北。”海川笑道：“就是我年轻，焉能那样子呢？”大家说：“不可拘束。”“那么我就斗胆依从了。”“张二爷在东面，刘爷在西面，我老王坐在炕边向南。咱们牌呢？”大家拿过牌来，放好了牌垫，把牌放在当中。王三说道：“海川，你先抢牌。”童林微笑，“我若先抢，我可就是头牌。”“哪有那么放的呢？你抢。”童林果然伸手翻牌，却是九万，“怎么样？是我头牌。”大家言道：“你真有头牌的命儿。”于是这四位就斗起牌来。

惟有这个耍钱哪，最品人的性情，要不，耍钱怎么能有赌品呢。刘爷、童林，倒是随便，无非是解闷。惟有这个王三，素来他的品行就不端，等到耍上钱，那就不问可知啦。丑态百出，不是摔牌，就是骂街，真可称得起：手握多张，如擎团扇，左觑人而右顾己，真是望穿鬼子之睛，费尽魍魉之技，非得把小鬼的能耐拿了出来，方才能赢钱。他原本没有多少钱，坐下他就想赢，输了他就要滚赌，找碴儿打架。

这个耍钱场呢，原有这个毛病：谁不会来、谁不能赌，谁准赢钱。可巧三家输，就是童林一家赢，真是钱奔大堆。童林不会赌，就是他赢。这位王三爷，真是水吊子坐在烟筒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他没开张。他看了看自己的钱，只剩下三文，手里这把牌不行，底下的钱已不够输的。看手中牌，非叫七万不行。因为什么呢？六万、八万手里头的张儿，是腰里插枪，独叫七万，方能满牌。他看了看牌地上的乱牌，已经有了三张七万，那一张七万，还不定在谁的手内。这把牌是非输不可。他一着急，要用腥赌。何为叫腥赌呢？俗说就是偷牌。他用手将乱牌里的七万，扒拉在上面。相近牌垛，他是用右手去抓牌，暗在拳着那三个手指上，用舌一舐。第二指却不在牌垛抓牌，用那三个手指上的唾沫，将乱堆的七万沾了起来，将手一举，高声叫道：“哈哈，自掏七万，赶紧与我家里报喜，我可糊了牌啦！”童林眼快，看见他是偷牌，这个名字又叫系牌。童林将自己的牌一合，放在牌地以上，叫道：“三哥，这个钱我们不能输。”王三把眼一瞪，说道：“怎么办呢？我好不容易头回满牌。童林，你这不是给我添满吗？”童林接着说道：“要是从乱牌里挑，那事我也会啊！”王三听罢，气往上撞，忙说道：“你看见我挑了吗？”说话之间，站起身来，立于炕沿之上。此时童林看他恼羞成怒，势将用武，童林也就站起身来，立于炕里，面向王三。青草蛇用左手指着童林，说：“你真可恶！”遂用右手向童林面上“啪”的就是一个耳刮子。所幸童林练过一身好武术，早有预防。童林见势不好，忙将左手一扬，王三的手正磕在童林左臂上。童林一伸手，用了个“黄莺招粟式”，正托在王三的脖项之上。这个乱子可就大了！王三来了个仰面

朝天，倒在炕底下。他一翻身就爬起来。素常真还没吃过这个亏，这可是“接三”的竹竿子，他就火儿了。一声怪叫：“哇呀！”势如冲锋，决一死战。无奈屋中人多，连看斗牌的共有十几个人，还能看他们打架吗？大家只得相劝，自然向着童林的人多。大刘爷上前相拦，笑道：“王三弟，你不可不准这样。童林年轻无知，有我们评理。”王三一看，大家都向着童林，明知打不出圈去，便高声喊叫：“姓童的，我与你完不了啦！”童林连声答应：“好好！”怒目相视地叫道：“王三，今天我可要收拾收拾你啦！”王三听罢，气得浑身乱抖，大声嚷道：“今天人也太多，此处也不是打架之地，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咱们两个人后会有期！再见吧。”王三说罢，一转身，一溜烟似的跑啦。这就是王三伶俐，明知打不过童林，自己找台阶下了，打算日后暗算童林，这且不表。

大家劝着童林，童林余气未息。刘爷说道：“海川，你这是多余，跟他对什么？常言有话，人不跟狗斗。其实我们大家也看见他偷牌啦，你就装作没看见，其实他也赢不了。你必得想明白，闹起来，有什么意思？再说有我们在场，还能叫你吃了亏吗？我见见王三，日后与你们和气和气，还得与你们见个面，免得日后谁找报谁。再说，倘若此事要是传到你们老人家耳内，我们不是都不好看吗？得啦，你也消消气，千万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童林道：“这东西真是可恶，我早就记着他啦，不是一半天半天的。要不是众位在其中解劝，今天非管教他不可。”大家一听，齐笑道：“得啦，童林，别生气啦。跟他生气也不值。来来来，咱们三家斗吧。”童林说道：“天也不早啦，我也得回家去。今天与王

三赌气，若叫我父亲知道，反为不美。咱们还是改天再见，我得回家看看。”于是就收拾收拾自己东西，便与众人告辞回家。出离更房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心中暗想：“王三这小子，真不是好人，倒得留心防备他点才是。”自此，到家后，日夜防范，好在没事。

虽然如此，常言有句话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行千里。这天外面评论此事，这一评论不要紧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可就传到童林父亲耳内。他老人家虽听说童林在更房日日斗牌，又与王三打架，究竟不知细理，他老人家也不追问，自此在童林的身上，可就留上心了。老人家虽然年迈，精神倒是很好，对于庄稼院的日子，克勤克俭，一到晚间，自己点着灯笼，前后院都要看一看，门都上好，这才安歇睡觉。一到清晨，起得还早，虽不比朱夫子治家的格言，也要清晨早起，洒扫庭阶，内外整理。天天起来，将屋中收拾干净，用扫帚把前后院都扫干净。这一日，正扫门前，有邻右几个孩童在门前乱跑。内中有一个小孩，名叫小二哥，老人家很爱惜他机灵，遂问道：“你们做什么去，别跑，看拗着吧！”小二哥仰着小脸笑道：“我们上西村口玩耍去。”老人家点头：“小二哥，你要上西村口，看你大哥童林在更房里做什么呢，与我送个信来，我给你钱买点心吃。好孩子，你去一趟吧！”小二哥答道：“我去，您等着。”说罢，带着一头狗儿，一群小孩，走到更房，往里一看，可巧童林正在那更房里面，坐在炕上，面向着里斗牌呢。小二哥看见如此景况，遂叫：“三头，狗儿，你们在西村坟地等我，我与童老伯送个信去。”来至东村口，正赶上他老人家刚扫完门前，小二哥遂叫道：“老大爷，童林大哥在西村口更房里斗牌呢，要

还不小。”老人家闻听，概不由己，心中有气。内中暗想：庄稼人除去春种秋收，别无消耗。吃喝，无非村中乡粮；嫖之一途，村中无有；惟赌之一道，甚为可畏，可以由浅入深，家中五十亩良田，不足以供赌品。想至此，老人家焉得不恼，遂叫小二哥，回手掏了两文铜钱：“给你买点心吃！”小二哥说道：“谢谢您。”接钱去了。

他老人家将扫帚往肋下一挟，往西村口而来。临近更房，早看见童林手握多张纸牌，面向里，正在高兴之际。童怀有心到窗下，伸进手去抓住童林，重责他一顿，又恐怕伤了邻右的脸面。倘若童林还口，又怕人耻笑教育有乖，虽然是当面教子，总也得与他留些个体面。不如先进到里面闲坐，装作没看见他。他若知改前非，那还罢了，他若不改，然后再责罚于他，众邻也没的可说。这就是童怀的老成之见。于是走至更房内，说道：“众位解闷呢？”大家这才看见童怀，大家拱手道：“请坐吧！”惟有童林，正在看牌之际，猛见老父，只吓得满面通红，不能成语。将牌往牌地上一合，这一分羞惭恐惧，景况难堪，将头一低，难以说尽。老人家见此景况，知道他抱愧，也就不便再言，遂向众人说：“家中有事，回头再见。我不过到这儿看看，众位随便吧。”说罢拱手告别，出离更房，回家去了。刘爷脸上一红，与老人家多年的交情，今天与童林在此斗牌，显着有些不对，遂向童林含笑说道：“好在老人家没看见你，咱们还接着斗吧。”童林说：“不对，老人家早看见我啦，所以父不见责，全在众位的面子上。我若再赌，更显得不对啦！众位，这牌我也斗不下去啦，无非回家请责领罪。”刘爷说：“那么也好。回到家中，老人家说你，你可别言语。”童林

说：“我还敢言语？众位咱们散了吧，回头再见。”于是收拾收拾钱，与众人告辞。回到家中，幸好老人家并不提此事。童林也知改悔，从此很少上更房。无非每天早晨照常练习拳脚，至早晨绕弯，走到西村口更房门前，必紧走几步回家，习以为常。

这一日，童林遛弯完毕，正走在更房的门首。门口上站立三人，有前次斗牌的刘爷、张爷，还有本村的曹二叔。童林道：“众位闲坐，回头见。”刘爷说：“少见哪，进来坐坐。”童林说：“实在家中有事，改日吧！”刘爷说：“你看，谁得罪你啦？老不上更房里来，你进来坐坐，我跟你有话说话。”童林无奈，只得相随，走进更房，大家落座。刘爷说：“今天早晨，我与张爷二人打算斗十把。张爷说，二人没意思。这么个工夫，曹二弟来啦，三人可以斗啦，二弟偏说我二人商议好啦，三家拐磨子拐他。他非四家不斗，我说咱们门口站着去，有谁算谁。可巧海川你来啦！咱们四家斗吧。”童林说：“我不行！”“你看，海川你斗两把，别人来了，你再让。”童林驳不过刘爷，就说：“我可没工夫，有人来我就让。”“就是嘛，海川你上炕里边去。”于是拿牌，大家落座，仍然是刘爷在西边，张爷在东边，曹爷在炕边。大家抢牌，于是就斗起来了。虽然说是斗两把就完，奈因钱眼上有火，斗上就散不了啦。闲坐的人，愈围愈多。连看歪脖子糊的，有二十来人。屋中高谈阔论，这正是土语说的：“要知朝中事，村中问乡人”。正在热闹中间，不防小二哥带着一群小孩，去西村口玩耍。皆因前次老人家童怀给他俩钱买点心，因而每逢走到更房门首，必要看看童大哥。今日走到更房，正见童林在里面斗牌，遂说：“你们先走，在

村外等我，我与童大爷送信，大哥又在此斗牌。”众小孩点头道：“快点来，我们在村子外等你。”于是众小孩奔西村口去，小二哥转身，竟奔东村口。老远就见童老伯拿扫帚扫街，于是高声叫道：“老大爷，您快去看看吧，我大哥又在更房里斗上啦，耍儿很大，斗得很热闹。”老人家童怀闻听，概不由自己，心中有气：好小子，没改性，这次是非打不可。遂说道：“好好，小二哥，给你钱，买点心吃。”小二哥说：“您不用给啦，不要啦。”老人家说：“拿去！”说着，拿着扫帚，竟奔更房里来。临至更房相近，早看见童林坐在炕上，仍是面向里，正耍得高兴。老人家有心由门口进去，又怕童林由窗台跳走，心想：“莫若我由窗台进去，揪住他给他一顿扫帚，看他知改不知改。”老人家到了窗台下，恶狠狠的上了窗台，左手揪住童林的发辫，右手举起扫帚，照准头部，“叭嚓”就是一下，打得童林睁不开眼。不但童林不知是谁打他，就是屋中人，谁也没看见老人家童怀。大家只顾看牌，哪有工夫往旁处看呢。聊斋《赌符》有云：“门前宾客待，尚恋恋于场头，舍上烟火生，独耽耽于盆里。”童林被打，心中一动：“莫非是青草蛇王三，趁我不防，暗算于我。我岂能相容。”遂将牌扔于地上。右手顺自己脖项，往后一伸，揪住身后面的人的胸膛，左手由胯下圈至身后来人的腿部，膝骨点炕，将腰一弓，顺手在炕下一撞。老人家童怀这个乐可大了，头朝下，就躺在炕底下去，脑袋碰了个大包。他岂能与童林善罢甘休。童林等到看见是自己父亲，已经吓得胆裂魂飞，目瞪口呆，面色如纸。不用说老人家不能宽恕，就是众乡亲，皆都怒视童林。怎么办呢？这个乡村里头啊，最不喜爱的是不孝之子，乱七八糟的

人家；最喜的是勤俭孝子之家。今童林虽误伤老父，别看大家与童林那么好，今犯公愤，大家有些个看不上童林。一同斗牌的这位张爷，向着童林冷笑，竖着右手的大拇指头，说道：“童林，你真不含糊，不枉你练过武术，你竟会打你爸爸。”这位刘爷怒形于色道：“海川，这个你可不对。你要在村子里，像这个样子，那可不行，这还了得！”惟有老人家童怀，含泪说道：“好好，人家是养儿防老，种谷望收，谁像我，家门无德，出此逆子。”说着立起身来，高声喊闹：“你就把我打死，我成全你的孝道。”说着往童林身上就去撞头。童林哪里还敢答言，一转身，顺窗台跳至外面，往西村口跑下去了。耳内听后面老人家追赶，垢骂万端。童林哪里还敢回头，跑至西村口外，听后面没有动静，站住身，扭项观看，幸而老父没追。原来老人家童怀被众人劝解回去了。

单提童林站在西村口外，如醉如痴，若在云雾之中。举止无措，真如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若再归家，老父岂肯相容？就是村中父老，也难以相见。看起来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品行为立身之根本。今童林误伤老父，为邻右所不齿，真可称百善孝字当头。童林想够多时，无由归家。猛然想起，自己的姑父住在正西小刘村，名叫刘玉。只得去哀求姑父、姑母，从中排解，好回家请罪。于是向刘村而来，到了小刘村，正值他姑父在家，遂将自己所遭始末，从头至尾，对姑父说明。他姑父着实抱怨了他几句。好在姑母在旁劝解，遂将童林留在家中，又令他姑父，请出本村有头有脸的几位来，面见童怀，为童林说情。无奈老人家童怀气恨不出，口风太紧。老人家也说得有理：“总是我教育不好，方生此忤

逆之子。古人有云：有子不肖莫若无。众位分心，情我领啦，总是我家门无德。哪位若将童林陪了回来，我可是一头碰死。众位，我们爷儿两个，是有他没我，我认绝户啦。”大家一听，关系人命，老人家又在盛怒之下，羞惭之时，万难和平，只可过两天再说。于是众人告辞。刘玉回家，将此事对童林细说了一遍。童林一想，父亲不能见容，在姑父家中住着，又觉无味，只得远走。倘若时运变转，发财还家，也许有的。这是他心内之事，别人哪里知道。又住了两日，遂向他姑父相商：“既然我父不容，您来往分心，我心里也不忍让您跟着为难。我打算跟您相商，我到朋友家里住两天，您还是与我尽力。谁让我将事做错呢！我住到您的家中，多有不便。不如在朋友家中躲避几天。您借给我一个白粗布小褙子，再借我两吊钱。几时我父亲将气消点儿，我再求您给我哀求，我再回家。”他姑父皱眉说道：“你可别远去，在哪儿住着，千万先给我来信，到临时我找你去。”于是将东西备齐，童林与他姑父、姑母告辞。他姑父送出村口，又再三地嘱咐童林，千万不可远去。童林点头应允，分手告辞。他姑父回家，暂且不提。

再说童林，他心中原没有一定的投奔处所，自己打算逃往他乡，自己混好了，发财回家。一来父母看着也喜欢，再者叫乡亲们也看看，我成材不成材。虽然是这样打算，暗中已入了三不归。怎么叫做“三不归”呢？但凡在外跑腿之人，在外逃亡，很多有这种病的。年青的人，不明世事，在村中看见人家，由家中逃走，在外头发财了，衣锦身荣，发财回家。他看着人家眼热，在家中稍不如意，也想在外头发财。及至逃在外省，举目无亲，又没有文武赚钱的能力，资

斧断绝，没有脸面回家。他一害臊，由此流落他方，绝无归期，此为一不归。再不然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病在招商的旅店，店家一看不好，恐其受累，夜间将他抬至荒郊，遂葬犬腹，此其为二不归。或者在外，遇着有人扶持发财致富，娶妻生子，或在外恋其美色，竟忘却家中的父母，竟不返里，是为不孝不义之人也，其为三不归。不信众位请看，咱天津三不管，冻饿而死者，不可胜数，皆此三不归之辈也。闲言少叙，单说童林，信马由缰，行无定所，竟往南走下来了。无非是晓行驿站，夜宿招商，非止一日。这一日，住在店房。查点自己的盘费，只剩下百文钱之数。除去店饭钱，下余不过二十文，明朝路费，又当如何？至晚间店内伙计算账，见童老客双眉紧锁。伙计因问其故，童林备叙前情。伙计在旁慨然而叹，遂说道：“老客，你不知道在外跑腿的难处。我姓张，排行在二，我与你同病相怜。我当初在家，不受拘管，因负气跑到外面。我自己觉得不知有多大的能耐，只落得举目无亲，流落在此店中，多蒙掌柜的看我殷勤，将我收录，到如今三五年的光景，只落得衣食口腹。若不遇见店东，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要没有文武两科的本耐，千万可别往外跑。俗语说：‘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时难’。还得有能耐，也就是文啦武啦都行，才能保全糊口。在家想跑到外面，蹬开了轮子，缓开了脚，发财致富。别妄想，没有那个事！你得真有能耐，方能赚钱。老客你有什么能耐？”童林听了伙计一片言词，言若金石，铮铮作响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冷汗直流。童林点头，暗想人在外面做事很难，四望无亲，手中无钱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回头望着张二说道：“我生平没有在外边做过事，我在家中就是练过武

术。”张二说：“什么？”童林答道：“我练过武术。”张二说：“你不用说了，你练过武术，会把式，如今这个年头，上元甲子，人人好练，习武术的很多，差不多各乡村里，都有把式场子。不用说别的，就说常言有话：“学会文武艺，售与帝王家’，帝王不用，售与识家。就说识家不用，顶没有能耐，扔在土地上，亦得赚钱吃饭，就怕你不行。你要真行，明天就是集场，赶集的上店的亦多，你打听打听，我们这儿属大名府管，张家镇是个大镇店。如果明天你在本镇地上卖艺，有的是看主儿。还是那句话：就怕你不行。”童林说：“行倒是行，有心卖艺，奈因手中缺少兵刃。”店小二说：“我这有口刀，翠屏山也上来啦，可是竹片刀。我们店里早先住过卖艺的，他临走的时候，忘在这里。我送给你用。”童林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谢谢你。”伙计说道：“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”工夫不大，伙计把竹片刀拿了下來。童林一看真好，正合自己使用，遂说道：“就这么办吧！可是还得明天叫你受累，把我领到集上去。”伙计答应说：“行，你先歇着吧。”说罢伙计出去，各自安歇。一夜无事，次日天明，伙计等候童林梳洗已毕，将店中事情办完，太阳已经老高。与童林商议一定，遂将童林带到街前。童林一看，果然集场热闹。赶集的上店的人还不少，两旁摆摊者也不少，俱是庄稼农具。什么杈把扫帚、大铁锹、擀面棍、大炒勺、叵箩、簸箕等类，都是庄稼应用之品，买卖不少。已经走到街的当中，路北有个大院，俱是赶集的生意，算卦的，修鞋的，变戏法的，卖艺的，练武术的，唱竹板书的，唱大戏的，说书的，还有卖野药的，种种的玩艺儿，真是热闹非凡。伙计将童林带至北面，有个空场之地。伙计说：“就在

这个地方，画个圈儿，你就练起活来。我还回店，办我的事去。我可不能陪着你，咱们回头再见。”伙计说罢，回小店去了。童林于是用竹片刀画了一个圆圈，将褡裢放在北面，连竹片刀放在一处。他往当中一站，所有赶集的一看，这个样式，是练把式的。又见童林长得魁梧，也真好看。童林的身材是在中等，细腰扎臂，双肩抱拢，猿背蜂腰，就是穿的衣服，打扮的不好看。土黄布的裤褂，白骨头钮子，左大襟，白高筒的袜子，两只大洒鞋。辫子挽了一个小疙瘩。从脸上看，可好看，紫巍巍的脸面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阔，双耳垂腮，人字脖子，太阳鼓着，眼睛努着，腮帮子鼓着，精神百倍。赶集的一看，这是练把式的。那个年月，人人好练，都有尚武的精神。工夫不大，将童林围住。这才有人说：“你别看穿的不好，打扮的像老土，这叫乡下把式。这个练把式的，必有工夫，一定是尖的。什么叫尖的呢？这练武术，分尖挂星挂。何谓星挂呢？无非是行拳，三飞脚，两旋风脚，披碴叭噻，拉几个胯虎。瞧着很好看，练着还好练，其实没有工夫。这就叫星挂。尖的呢？架式不多，还都是单架。看着真不好看，其实没有真工夫不行。别看架式单，招招有式，式式有法。没有几十年的工夫，还真不行。非得内外相合，那才是尖挂呢。你看他站在哪儿不练，有多么的威风。”那个就说：“那是站在那儿运气呢。”其实不对，童林虽在家练过工夫，其实他没有在外边卖过艺，要过人家的钱，事之所济，万不得已而为之。今儿众人将他围上，早就脸上如同大红布似的了。常言有句话：“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艰难。”论起来江湖卖艺，得有一套生意，应当站在场子当中，先作个罗圈揖，别名叫“扬揖”。道得两句

生意话，什么人穿当街卖艺咧，虎瘦拦路伤人，在下姓什么叫什么，必要道得一遍老师傅捧场的话，这才遛遛腿，然后再练，练完了要钱。如有不给钱的，给他些个刮刚刮刚，就是说闲话。童林那里行呢？不用说刮刚绕脖子的生意话，以致大家围上了他，他脸就红啦！瞪着两只眼睛，看着众人，众人看着他，这真称得起是“张飞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。”工夫大啦，大家说：“怎么还不练呢？”童林说：“我就练，你们都来啦！”大家说：“我们早来了半天啦！”童林说：“可是这么着，练完了我可要钱哪！”大家说：“练好了我们就给钱。”童林说：“不给钱，各位可走不了。”大家一听，这不是练把式的，简直是路劫明伙，大家倒都乐了：“你练吧！”童林于是抱拳。大伙说：“真是练把式，插手就练。”练了一趟大红拳。内有拳赞为证：

跨虎登山不用忙，斜身绕步逞刚强。上打五花炮，下踢抱脚桩。喜鹊登枝沿边走，童子拜佛一炷香。霸王举鼎千门式，金鸡独立站中央。

练完了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。行家一看，他练完谈笑自若，脚下扎根入定，观看姿式，真有几年的工夫。大家叫好。童林说：“好哇！要钱啦，可得多给。”大家一听，真是“老赶”把式，一句生意话没有。真有大把的往场子里抛钱。童林一看，满地铜钱，大约有吊挂来，够吃饭住店的了。你倒是接着往下练呀，也不说话，弯腰拾钱，放在褡裢内，往肩上一搭，竹片刀往腰中一掖，转身就走。大家一看，好哇！不练啦！且说童林回至店房，伙计张二见他笑嘻嘻地回来，迎面问道：“你买卖怎么样？”童林说：“不错。”于是进到屋中，将钱拿了出来，叫伙计预备早饭。又吃又